

THE
GIVEN
DAY

命定日

〔美〕丹尼斯·勒翰 著
姚向辉 译

DENNIS
LEHANE

爱美国
你要读这本书
恨美国
你更要读这本书

南海出版公司

命定日

〔美〕丹尼斯·勒翰 著
姚向輝 译

Dennis
Lehane

The
Given
Da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定日 / (美) 勒翰著, 姚向辉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3.10
ISBN 978-7-5442-6524-9
I. ①命… II. ①勒…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839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128

THE GIVEN DAY by Dennis Lehane
Copyright © 2008 by Dennis Lehan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ennis Lehane c/o Ann Rittenberg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命定日

〔美〕丹尼斯·勒翰 著
姚向辉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发 行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特邀编辑 李佳婕 杨宇声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印 张 18.5
字 数 410 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524-9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命定日

〔美〕丹尼斯·勒翰 著

姚向輝 译

Dennis
Lehane

The
Given
Day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献给安琪

我的家园

待到耶稣降临召唤，她说，
他会乘着火车绕过山峦。

——约什·瑞特，《翅膀》

角色表

路德·劳伦斯——男仆，运动健将

莱拉·沃特斯·劳伦斯——路德的妻子

艾登·考克林(丹尼)——波士顿警察

托马斯·考克林警监——丹尼的父亲

康诺·考克林——丹尼的弟弟，萨克福郡助理地方检察官

乔·考克林——丹尼的二弟

艾琳·考克林——丹尼的母亲

艾迪·麦肯纳——丹尼的教父

诺拉·奥谢——考克林家的帮佣

埃弗雷·华莱士——考克林家的帮佣

贝比·鲁斯——波士顿红袜队的球员

斯达菲·麦金尼斯——鲁斯的队友

约翰尼·伊戈——鲁斯的经纪人

哈利·弗雷泽——波士顿红袜队的所有者

斯蒂夫·科伊尔——丹尼·考克林的搭档

克劳德·梅斯布列德——第六选区的市议员

帕特里克·唐尼根——第六选区的大佬

以赛亚·吉德雷欧，伊薇特·吉德雷欧——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波士顿分部的负责人

“老头”拜伦·杰克逊——塔尔萨饭店黑人行李员工会的首脑

“执事”斯金纳·布罗休斯——塔尔萨的匪首

花花和黑烟——执事布罗休斯的打手

克拉伦斯·杰萨普·泰尔（杰西）——路德在塔尔萨的朋友，卖街头彩票的
克莱顿·托莫斯——路德在波士顿的朋友，男仆

迪马齐太太——丹尼·考克林的女房东

费德里科·阿布鲁佐和苔莎·阿布鲁佐——丹尼的邻居

路易斯·佛雷纳——列托劳工协会的首脑

马克·登顿——波士顿警察局巡警，工会组织者

雷米·芬奇——调查局探员

约翰·胡佛——司法部律师

塞缪尔·冈珀斯——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

安德鲁·J·戴维斯——波士顿市市长

开尔文·柯立芝——马萨诸塞州州长

斯蒂夫·奥梅拉——波士顿市警务专员，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埃德温·厄普顿·柯蒂斯——波士顿市警务专员，奥梅拉的继任者

米切尔·帕尔默——美国司法部长

詹姆斯·杰克逊·斯托罗——波士顿政治掮客，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

贝比·鲁斯在俄亥俄

5

序章

陆军部向大联盟球队下达了旅行限制令，因此一九一八年世界大赛改在九月举行，分成两段主场赛，前三场芝加哥小熊队做东，后四场转战波士顿。九月七日，小熊队输掉了第三场，两支球队随后一起登上密西根中部公司的列车，行程将有二十七个小时，贝比·鲁斯喝得大醉，开始偷帽子。

出发时，大家好不容易才把他拖上车。比赛结束后，他钻进瓦伯什大道向东几条马路的一家院子，男人能在这儿找到扑克牌局和源源不断供应的烈酒，还有一个或者两个女人，要不是斯达菲·麦金尼斯知道上哪儿寻他，他恐怕就回不了家了。

晚上八点刚过，列车隆隆驶出中央车站，蜿蜒穿过牲畜围场。空气中交织着浓烟和屠宰牛只的恶臭，要是能在墨黑的天上找到一颗星星，那可真叫活见鬼了。他拿起酒壶长饮一口，用黑麦威士忌漱掉呕吐物的味道，把酒吐在铁轨上，望着芝加哥的天际线随着他渐行渐远而升高。他觉得自己又肥胖又孤苦，每次离开一个地方他都是这种感觉，酒精让身体倦怠迟钝。

他又喝了几口黑麦威士忌。二十三岁，他终于快要成为联盟里最令人畏惧的击球手了。今年美国联盟一共打出九十六个本垒打，其中鲁斯就占了十一个。他妈的将近百分之十二。就算有人非得拿他在六月间的三周低谷说事，投手也开始尊重待他了。对方的击球手也一样，因为鲁斯的投球本季让红袜队取胜十三场。他在五十九场比赛中以左外野先发，其中十三场第一个上阵。

但是，他打不了左撇子投的球。这是他的软肋。球员纷纷应征入伍，各队阵容捉襟见肘，但即便如此，对方的总教练也还是开始利用鲁斯的弱点。
去他妈的。

他对晚风这么说，又拿起酒壶喝了一大口，酒壶是球队老板哈利·弗雷泽的礼物。鲁斯曾在七月离开，去为宾州彻斯特船厂队效力，因为巴洛教

练觉得鲁斯的投球臂比他的球棒更值钱，而鲁斯已经厌倦了投球。投得对手三振出局，观众鼓掌祝贺。打出本垒打，却能得到起立欢呼。问题在于，彻斯特船厂队也还是更喜欢他的投球。弗雷泽威胁要起诉，船厂队把鲁斯送了回来。

弗雷泽亲自来接火车，陪着鲁斯坐进劳奇与朗^①电气歌剧轿车的后排座位。这是辆黑色镶边的栗色轿车，不论天气如何，不论是白天的什么时候，你总能在金属表面上瞧见自己的倒影，鲁斯每次看到都要惊叹不已。司机驾车开上大西洋大道，他问弗雷泽这么一辆汽车值多少，弗雷泽随手爱抚着灰色的皮革衬里说：“比你更值钱，鲁斯先生。”说完递给鲁斯一个酒壶。

白镴酒壶上刻着如下铭文：

鲁斯，乔·赫

彻斯特，宾州

7/1/18 7/7/18

此刻，他用手指摸着铭文，又喝了一大口烈酒，牛血的粘腻腥味混合了温热铁轨和工业城镇的金属气味。我是贝比·鲁斯，他想朝着车外大吼。不在守车末尾喝得烂醉的时候，我是个靠得住的男人。没错，我确实是水车上的小齿轮，你以为老子不知道吗？但我这个小齿轮是镶钻石的。齿轮中的王者。总有一天……

鲁斯举起酒壶，用一连串下流称呼和满脸笑容问候哈利·弗雷泽和全世界所有的哈利·弗雷泽。接着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酒意涌上眼皮，拽着眼皮直往下坠。

“我要睡了，老娘子。”鲁斯悄声对黑夜，对天际线，对被宰杀肉块的气味说。对前方中西部暗沉沉的田野说。对从脚下到州长广场之间每一个凄凉的工厂城镇说。对烟雾弥漫的无星天空说。

他跌跌撞撞走进他与琼斯、斯科特和麦金尼斯合住的包厢，清晨六点穿着全身衣服醒来时，已经到了俄亥俄州。他去餐车吃早餐，喝掉两壶咖啡，

^① 劳奇与朗：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活跃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望着铸造厂的烟囱森林和踞伏于黑色山峦之间的钢铁厂喷吐浓烟。他的头很痛，于是拿起酒壶，往咖啡里加了几滴料，头很快就不痛了。他和埃弗雷·斯科特打了一会儿凯纳斯特^①，火车接着在工厂城镇夏日堡停了很长时间，大家去车站外的一块野地里伸展腿脚，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听说了罢工。

红袜队的队长兼右外野手哈利·胡伯和二垒手戴夫·肖恩正在跟小熊队的左外野手莱斯利·曼恩和接球手比尔·基勒弗商谈。麦金尼斯说他们四个人在整趟旅程中亲密得像一伙小贼。

“说什么呢？”鲁斯问，其实并不确定他是否在意。

“不清楚，”斯达菲答道，“收钱漏接高飞球？你觉得呢？串通赌球？”

胡伯穿过野地走向他们。

“弟兄们，我们要罢工。”

斯达菲·麦金尼斯说：“你喝多了。”

胡伯摇摇头：“弟兄们，他们跟我们乱来。”

“他们是谁？”

“委员会呗。还能是谁？希德勒、赫尔曼、约翰逊。他们。”

斯达菲·麦金尼斯往卷烟纸上撒了一长溜烟草，卷起来，熟练地舔湿一端。“怎么说？”

斯达菲吸了一口卷烟，鲁斯举起酒壶喝了一口，视线越过野地，望向蓝天边缘的细小树影。

“他们改变了大赛的门票分配比例。收入百分比。去年冬天下手的，等到现在才告诉我们。”

“等等，”麦金尼斯说，“头四场的门票收入我们拿到六成。”

哈利·胡伯摇摇头，鲁斯能感觉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涣散。他瞄到野地边缘有几条电报线，心想若是凑到足够近的地方，兴许能听见电报线在嗡嗡作响。门票收入，分配比例。鲁斯想再来一盘炒蛋，外加几条培根。

哈利说：“从前确实拿六成。现在只有五成五了。入场率有所下降。因为打仗，你知道的。少拿五个点就是我们的爱国责任。”

麦金尼斯耸耸肩：“那就是我们的——”

^① 凯纳斯特：用两套牌玩的一种扑克游戏。

“剩下的钱里还要让出四成给克利夫兰、华盛顿和芝加哥。”

“凭什么？”斯达菲说，“因为把他们揍到了第二三四位？”

“然后再捐出一成当战争善款。现在你明白了？”

斯达菲皱眉怒视，样子像是想要猛踹什么人，那种个子小得能让他一脚踢个对穿的人。

贝比把帽子抛到空中，从背后接住。他捡起一块石头，扔向天穹。接着又扔了一次帽子。

“都能解决的。”他说。

胡伯看着他问：“什么？”

“不管怎么着，”贝比说，“我们都能拿回来。”

斯达菲问：“怎么拿，吉奇^①？你倒是说说看，怎么拿？”

“总有办法。”贝比的脑袋又开始痛了。谈论金钱让他头痛。这个世界让他头痛——布尔什维克推翻沙皇，德皇铁蹄蹂躏欧洲，连美国都有无政府主义者当街投掷炸弹，袭击游行队伍和邮箱。人们怒气冲天，人们哭爹喊娘，人们在战壕里死去，人们在工厂外示威。这些全都和金钱有关系。贝比理解得很，但他不喜欢琢磨这东西。他喜欢钱，喜欢得不得了，知道他挣得不少，而且还要努力挣得更多。他喜欢他的新摩托，喜欢买好雪茄，喜欢住酒店有厚实窗帘的豪华大房，喜欢请酒吧里的所有人一轮轮喝酒。但他讨厌思考金钱，讨厌谈论金钱。他只想回波士顿。他想击球，想彻夜狂欢。州长广场满是妓院和上等沙龙。冬天快来了，他想抓紧时间，在落雪和寒潮来临前享受生活。随后就要跟海伦和马匹的臭味困守萨德伯里了。

他拍拍哈利的肩膀，重复他的推断：“总有办法能搞定的。走着瞧呗。”

哈利·胡伯看看肩膀，看看野地，视线回到鲁斯脸上。鲁斯露出微笑。

“去当个好宝贝吧，”哈利·胡伯说，“别搀和大人的事。”

哈利·胡伯背过身。他戴着一顶硬草帽，微微掀起露出前额。鲁斯很讨厌硬草帽，他的脸太圆，肉太多，不适合戴这种草帽，戴上后让他像个穿上大人衣服的小孩。他想象着摘下哈利的硬草帽，甩上火车车顶的场面。

哈利抓着斯达菲·麦金尼斯的胳膊肘走进野地，下巴朝下耷拉。

^① 吉奇：贝比·鲁斯的本名是小乔治·赫尔曼·鲁斯，吉奇是乔治的昵称。